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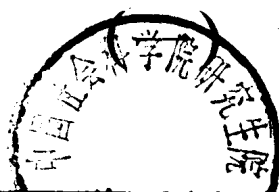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一二四號

據民國歐陽珍修韓嘉會等纂
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
影印

河南省

陝縣志

成文出版社印行



藏書

8921487



10107608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一一四號

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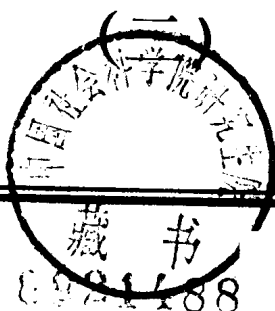
民國歐陽珍修韓嘉會等纂
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

影印

河南省

陝縣志

威文出版社印行



10107607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八月臺一版

陝 縣 志

全二冊

定價：新台幣八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 成 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 文 出 版 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 大 印 製 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俄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攷。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爲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爲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爲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

陝縣志

歐陽玠署



陝縣志

序

余少治兵家言尤喜考求地理之學所謂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匪獨研鑽郡縣之志書而舟車所至亦必覽其城郭關津與夫山川險要默識一攻守之境於胸中抑豈性近使然歟曾不自意也在昔從軍入秦道經陝州南面乾山北臨大河東有穀陵之險西有函谷之固秦晉七十年之戰爭於是乎著頗嘆晉之所以西向制秦而扼其咽喉者亦憑恃先有此天險耳其後治軍山西每過茅津輒低回留連於砥柱濤聲硤石鳥道猶然不勝其思古之情蓋驗諸曩時芴然依違乎紙上者益覺親切而有味焉近者十年兼綜省政稽事考俗鑒往知來更有資乎賅治精確之方志故於網羅放失及時纂輯之舉尤惓惓視爲要途綏遠初未有志附屬晉志之中創修之而未逮晉志之續修嘗躬與發其凡矣而冀豫二志且幸得觀其厥成此差可慰情者也夫甄綜排比省志粗具崖略而已求其淹貫精詳尤在各縣之志亦體例然也是以纂修省志必徵集郡縣之志而纂修一統志必徵集省郡縣志蓋其爲書展轉因襲加以剪削而後成試一按其蒐討點竄之迹不難得其根抵矣是故各縣之能及時修其志書固爲余中心所相望者也陝縣志之

待修已歷四十餘年矣運會推移變更較前代爲鉅其證今訂古有待夫商榷權度者亦衆盛矣乃能於十一月中重修歲事得不謂之勇猛精進乎哉余雖未獲見其原稿而讀其凡例固已刪汰舊文別增新事是能隨時代爲進化者實已有愜於余懷至其紀事核實纂言會精大抵可揣而知也嘗謂方志一書吾國信爲特出舉凡體國經野正名辨物考俗施治彰淑懲慝莫不燦然具陳其於國計民生政治教化人心風俗繼往開來所關者至大而敘述山川城郭關津要害險阻形勝供兵家之考鏡者不過其一端也憶先太僕序萬歷會稽志有曰一國者一邑之積也知所以治一邑則知所以治一國矣又曰志者政之紀也教之軌也審於斯二者則於治幾矣陝縣在清代爲直隸州轄有三縣今制爲縣由十一區行政督察專員領之都昌歐陽君蒞事三載人和政通百廢俱舉所屬六縣承流宣化類能有所振作亦可謂知所以治一邑而治一區矣今於親民察吏之餘獨具遠識瞭然於政紀教軌之所在而於所領之縣首開館修其志書且熱忱毅力早日報成一湫往時綿亘歲月坐糜膏火之弊於以見其監修之名非徒擁也書將付梓乞序於余余嘉其有合於先太僕之言略述治兵從政之有資乎方志者如此庶幾其他各縣尊重斯事繼陝縣之後而有所興起云中華民國廿有五年十月十日紹興商震序

陝縣志

序

縣志所以備國史取材周官外史氏掌四方之志孔子作春秋觀于百國寶書由來綦重矣故法貴謹嚴詞尙雅馴柳子曰參之太史以著其潔章氏曰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蓋有義焉近世作者衆矣率多簡陋相沿難垂典則而繁猥龐雜或不能無譏焉則不諳史法之故也往者余主河南省政檢閱通志則猶清乾隆時書也而各縣百餘年來文獻之徵亦缺焉未備于是籌設通志館于開封復依部頒章則訂定各縣修志概要通飭遵行蓋所以繼述前修昭示來茲也今歲丙子陝縣志成專員歐陽君珍請余爲之序考陝縣舊爲周召分治之所據關河之肘腋扼秦豫之襟要崤函之固號爲天險所謂秦得百二者也春秋晉敗秦師與漢唐以來攻守戰伐之跡往往在焉大抵由秦隴以出關東與自中原以進三秦皆以崤函爲咽喉之地先至者勝後至者敗不能易也故歷代皆擇博大通方威信幹濟之才以鎮撫其地若唐之李泌崔鄴宋之寇準范祖禹其尤著者也陝舊爲州靈寶閿鄉盧氏之縣屬焉民國肇建始改爲縣斯志改縣後創作也余未覽其全書未知其於古之史法何如然觀其志例大體依修志概要歐陽專員通瞻明達治理吾

知其亦必能斟酌今古柳子所謂參之太史章氏所謂文外之義者將于是乎在後之來者不必旁詢博訪一展卷舉凡政教風俗農田水利設施之宜因革法戒之要莫不條分理晰其爲利豈淺渺哉余嘗巡視至縣覽其山川形勢之勝三門疏鑿之跡慨然想夫古今治亂之機與化俗宜民之道時進長而切究之今者輪軌橫度災患頻仍崑函之險要盡失民生之凋殘殊甚撫斯土者將如何生息教訓振興民氣繕完守備整頓國防以爲國家屏藩之寄乎周召之治遠矣而唐宋以來如李崔寇范之休烈咸具于篇蓋班班也是又余之所厚望也已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吉安劉峙序

陝縣志

序

昔夏禹鑄九鼎誌各州之方物周禮夏官有職方氏實爲後世郡邑志乘之濫觴其所以正疆域明山川識古今之盛衰觀人文之隆替以爲興革損益之措施而備國史之取材誠一方之文獻綦關重要者也宋儒朱攸亭每到官必以修志爲先蓋彰往勵來正人心以正風俗攷古鑑今俾取法改善有所張本豈特發揚盛事而已哉陝爲召南舊治宏農古郡化行俗美人文蔚興而邑之有志則始于明季廢清之代數經修輯順治十五年州守吳世英從郡志內薈萃成編略而不詳乾隆十二年州牧龔崧林編纂直隸州志轄縣統載堪爲鉅製光緒十六年知州趙希曾重加修纂南海黃璟踵成其事又增續志十卷自此而後垂四十年未再編修其間經政體之改革學校之設立與夫鐵軌之西駛兵戎之頻興差徭之繁重民生之艱困變遷多端在在胥有記載之必要以爲施政者正本清源因地制宜興利除弊之資其修志之急而且要非同以前之墨守成規無大更張可比矧值此國難嚴重時期啟迪民智訓練團結以捍禦外侮增加生產復興農村以充實國力張四維以培養道德勵節約以敦厚風俗尤非著爲箴規行之永久俾潛移默化一道

同風不爲功且陝既由州而縣其修志之體例又當別論較之以前繁而且難更無待言喻余于癸酉秋奉命兼攝縣篆下車後詢民生之疾苦見地方之凋弊時值災荒之餘悉呈紊亂之象披閱舊日之志乘訪覽召伯之遺蹟今非昔比良用黯然于是先軍事以奠安社會繼建設以充裕民生謀文化之不振風俗之改良卽以興學勸教端正士習爲先務而後從事于編纂縣志先是地方已有縣志館之設多年編修因人材與經費種種關係未克歲事余以軍務旁午之際地方無力籌款暫令停擱越兩稔乙亥秋復召集地方人士籌募款項重新設立縣志局委用張以謙麻安邦兩君主理局事聘請韓合卿王夢魚兩先生爲總副編輯分委各組主任及各區採訪着手纂修依照省通志館頒發志目草案新開體例語不泥舊事惟求實余復詳加審核正其疵謬凡十有一月而脫稿用付梓以公諸世於以覽古今之治亂得失風俗之醇厚澆漓表彰先賢以勵來者而爲興利除弊之資端本清源之施後之蒞斯土者振興而化導之庶幾召南遺風猶有再見是不能不厚望也已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都昌歐陽珍識

陝縣志

序

陝縣故宏農郡魏太和間始置州元明隸河南府清雍正初始升爲直隸州轄靈閣盧三縣而陝之有志明以前無可考清順治十五年知州吳世英創修州志乾隆十二年知州龔崧林纂修直隸州志所轄三縣附焉同治間州牧周仁壽曾增輯之僅本軍興以後採訪忠義節烈諸士女爲一編光緒十六年州牧趙希曾纂修未及成而以憂去官繼任孔廣聰重加採輯成書十有五卷垂成又受代去繼任南海黃璟實踵成之黃牧又修續志十卷迄今四十餘年未再纂修民國二十四年夏紫亭歐陽專員蒞任兩載詰奸除暴地方敕平復盡力於建設事業修建城南門外澗河橋梁人咸稱便當此承平無事之秋公遂倡議重新纂修縣志首由地方士紳組織縣志籌備委員會向各區及商會募捐洋壹萬元經三月之籌劃編輯及採訪人員均聘委齊全遂於斯年八月一日專員蒞任二週紀念且澗河橋落成典禮之正式成立縣志局開始採訪着手編纂安邦學識謏陋謬承歐公知遇之隆地方人士推戴之意忝膺局事惴惴有所不安顧開辦伊始一面由採訪員分途調查一面由各編輯着手整理其時總編輯韓君合卿兼任省國學專修館教授

未克返局由副總編輯王夢魚偕主任郭雲樵辛君實負責編纂按照省通志館頒佈各縣志目草案斟酌損益另開體例整理舊志加以增刪依類列入越六月而韓總編輯實行任事共同工作凡十有一月而脫稿都爲二十六卷分爲二十二門用付剞劂以公諸世自維愚拙督理無方無以奏事半功倍之效幸荷歐公指示之勤與夫編輯諸君高明之助未至折足覆餗得免愆尤是所堪以告慰者也書既成遂叙修志之巔末弁其端他若藻飾矜麗之辭以炫於人非惟不能爲且亦不敢爲也民國二十五年七月麻安邦序於陝西縣志局

陝縣志

序

陝志自清光緒庚寅纂脩後迄今四十餘年其間政體改革甲子以還兵戎頻興地方多事災祲荐臻餓殍載道種種慘狀不有記載將湮沒無傳且舊志散佚每搜求一閱而亦不可得則疆界不分山川不明良吏之政績無考賢人之軼事失傳所以考古鏡今彰往勸來又將何以取資矧志爲一方之文獻其宜起而脩輯之凡屬地方人士均已早具同心矣惟是年來多故舉辦不易專員歐陽公於癸酉秋蒞任首先勘定積年不可遏之禍亂數月之間地方敕平民斯安居繼則大事建設百廢俱舉利爲之興弊爲之除人民知有禮義之教士子得聞絃歌之聲安輯之餘卽倡議纂脩縣志當由全縣各區及商會籌募款洋萬元於乙亥八月設局編脩以謙學識之無才同伏獵謬承歐陽公委畀兼理局事中心惴惴頗不自安辭不獲命勉作馮婦幸荷歐陽公之指導及諸編纂之力助得以伴食中書坐觀厥成以向同地方人士屬望之意而今如願以償其爲幸也多矣安敢居毫末之勞乎丙子七月藁旣脫抱呈歐陽公審正越三月始付印遂以成書乃贅詞以弁其端用誌始末民國丙子十二月張以謙識